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二十九回 雲陽生斬非非和尚 賽孟嘗破金山禪寺

卻說這金山寺的地穴，非非僧用盡心機，造得十分周密，曲折灣環，左旋右轉，隨你英靈，那裏知曉東西南北，連前後左右的大略，都沒分處。他過一殿，就有兩個鵝頸灣，左彎右曲，忽上忽下，我先交代明白。那屋門過去，便是金門，為地穴中的出入之所。這金門的上面，便是方丈裏頭禪房之內，房內的禪床，就是金門殿的門戶。

當時紅衣娘來到屋門殿前，聽得廝殺之聲，輕輕走到門邊張看，卻是兩個和尚，在那大殿上比較刀槍：一個年近三十，生得紫臉高顴，眼如蝦目，凸出眶外邊，身長九尺，手執一條鴨舌鋼槍，十分驍勇；那個黑臉和尚，生得闊口短鼻，眉眼都是倒掛，身才八尺向開，手執一柄板刀，有六七寸闊，三尺多長，約莫也有五六十斤。兩個正在你一刀，我一槍，殺得高興。這使槍的，名喚天靈僧；那用刀的，叫做雲雁。都是非非僧的同鄉，倚為心腹，故此命他二人鎮守屋門關大殿。殿上供一尊達摩祖師，兩旁列著威武架，插著十八般兵器。地穴中的殿，除了聚美堂，要算這殿頂大，是非非僧閑來無事，來此操演武藝的所在。

紅衣暗想：“這兩個惡僧，有些利害，不若先傷去一個，省得許多氣力。”便覷定那使槍的，颯的一箭，正中咽喉。雲雁見天靈僧忽然倒地，嚇了一跳，早見一個女子遍體絳紅，手執單刀，已至殿上。大喝：“大膽婆娘，擅敢漏網，到老爺殿上暗算師兄，我與你勢不兩立！”大踏步趕將過來，惡狠狠舉起那柄小門也似的板刀劈來。紅衣躲過一旁，還刀便刺。一僧一女，在殿上往來廝殺。戰有十來個回合，紅衣暗想：“不宜久戰，恐他有幫助到來。”便得空閑，又將那箭兒發去，正中雲雁的肩窩。那柄板刀，便捏他不住，紅衣趕上一刀，送往西方極樂世界去了。

紅衣娘要尋出路，卻又是沒有門戶的，暗想必在佛像裏頭，便將那尊達摩祖師推時，卻又推不動的。薛素貞道：“莫非不是這裏？”紅衣道：“除了神龕之外，周圍都是石壁，那裏去尋出路？”林蘭英道：“姐姐何不連這神龕推推看。”紅衣道：“說得有理。”便將神龕用力推去，動也不動，遂順手向裏一扯，卻呀的一聲，那龕子旋將轉來，現出寬寬的一個門戶。眾人大喜，一齊出了屋門關。

轉過灣來，又是七上七下的階石，兜過了鵝頸灣兒，望見前邊“金門”兩字，那鎮守金門殿的和尚，名叫覺空，綽號叫做金頭陀。他是少林寺出身，當初少林寺有名五個頭陀，乃是金、銀、銅、鐵、錫。前時徐定標聘請的鐵頭陀淨空，便是他的師弟。這五人之中，算這覺空僧最高，生得身長一丈，頭大如斗，臉黃似蠟，眼若銅鈴，善用一根鐵方梁，有百斤沉重。正在殿上打坐，忽然心驚肉跳，坐立不安，正想起來，使一路拳頭活活血脈。忽見殿門內一個美娘進來，身穿絳服，單手提刀，柳眉上豎，杏眼圓睜，大喝：“禿驢，認得長安紅衣女否！今日爾等巢穴已破，惡貫滿盈，快些自把腦袋取下獻來，免得老娘動手！”覺空僧聽了大怒，暴跳如雷，喝道：“好個大膽婆娘，擅敢漏網到此，犯我金門寶殿，可知老爺利害！”便托地跳將起來，綽了那根百斤重的鐵方梁在手，搶步過來，當頭一下，好似泰山壓頂。紅衣見來勢凶惡，將身偏過，覺空的鐵方梁十分快捷，早已折轉來，兜心點去。紅衣將刀一格，趁勢閃過一旁，還手一刀，刺個毒蛇進洞之勢。覺空僧大叫：“慢來！”把鐵方梁叮的分開。二人戰了數合，紅衣知道難以力勝，賣個破綻，跳出圈外，將袖中的小小箭兒，望他心窩射去。只聽得插的一聲，把個覺空僧做了個穿胸國和尚。那枝七寸長袖箭，實在當胸，前後都露出梢頭。說也希奇，好個狠天狠地少林寺有名的金頭陀，胸前只多了這箸子般的東西，便立腳不定，大叫一聲，嘴裏的血直噴出來，一交跌倒在殿上，兩只腳好像擂鼓一般的亂擗，便伸直了，動也不動。

紅衣見了，知他仍到來的地方去了，便招呼林蘭英等一眾美娘齊到殿上。自己便去尋那門戶時，只就在面前，卻要轉過一個灣曲，是一條曲尺式的狹弄，兩扇朱門，銅環齊備。素貞道：“姊妹，這裏出去，諒來就是外面了。”紅衣心中甚喜，卻未曉這門的機竅，也是壽數注定，從來好箭的都傷在箭上。今日紅衣一時粗心，要緊想出此門，便把銅環扯住，向內拉時，其門甚緊。遂用力一扯，那兩扇門呼的一聲，一齊開了，不防門中颯的一箭射將出來，紅衣叫聲：“阿呀！”要想躲時，奈何地方甚狹，也是做就的，再也躲不過的。況且那箭應門而出，所以這箭正中在右脅之上，把內腎射傷，紅衣娘強忍了跳出門來。我且按下。

正所謂一口難言兩處。這裏紅衣娘在內動手，一殿殿一門門破將出來的時節，那外面徐鳴皋同了眾弟兄，在大雄寶殿與眾和尚廝殺。鳴皋見那和尚越殺越多，一層層圍裹上來。這些小和尚被眾弟兄也殺死了無數，只是這幾個上等的職事僧人，難以傷他。想著紅衣在裏頭，不知怎樣了，我們豈可只管混戰。遂奮起神威，大吼一聲，把降龍僧一刀劈去半個天靈，死在一旁。一枝梅把摩雲殺死。眾僧人全無懼怯，越發併命的排力。

正在殺得難解難分，忽見非非和尚提了禪杖，走上殿來，眾英雄盡皆膽怯。非非僧大叫：“強徒休得猖獗，俺來送你們往西方而去。”便把手內禪杖一舉，正要動手，鳴皋偷看，那雲陽生忽然鼻孔內射出兩道白光，宛然矯龍掣電，直射到非非僧面前。合殿僧俗之人，無不驚呆，駭然寒慄。這白光一亮之後，便無影無蹤。看那非非和尚，卻沒了六陽魁首。

卻又作怪，那尸首仍舊立而不倒，這枝禪杖依然在手，只少一個腦袋。眾僧盡皆失色，眾英雄個個氣粗膽壯。

看官，凡事只在一個風頭。莫說廝殺，就是人的運道，商賈的生意，也在一個風頭。

若然店內虧本，弄得人也沒了興頭，轉出來的念頭，件件反背。店內時常不到，倒去碰和輸錢，就越弄越不好起來。只要風頭一順，做著一樁好生意，就此扯起順風篷來，人也高興了，精神也好了，轉出來的念頭都是十料九著。連那來的人，都加意的尊重他了。

就此興隆發達，只在一個風頭，就是讀書的功名，天時的風雲雷雨，大都如此。看官不信，但看那碰和、著棋、猜謎、豁拳，這些遊戲之事，都有風頭。

今日金山寺裏的和尚，初起銳氣正盛，後來一見非非僧忽然腦袋不見，便都心驚膽裂。這邊眾英雄見首惡已除，其余的便不怕他了，所以精神加倍，本事也大了許多，一齊並力向前。狄洪道飛鏢傷了烈火頭陀，一枝梅刀斬了催風和尚，徐慶劈殺疾雷僧，羅季芳鞭打獅吼，楊小舫劍斫了閃電僧，徐鳴皋殺死地靈僧、鐵鋼僧兩個；王能、李武把小和尚亂敲亂打，這些光頭怎當得鐵棍，打得個個腦漿迸出。眾英雄一齊動刀斬劍斫，鞭打拐敲，殺得眾和尚向內四散奔逃，眾英雄分頭追趕。

其中只說徐鳴皋、羅季芳二人，殺入方丈而來。善禪增回身，又殺一陣，那裏能抵他兩個，也被鳴皋殺死。便趕到禪房裏面，卻並無一人，擺設甚是精雅，朝外一只紫檀禪床，桌椅皆象牙鑲嵌，上掛名人書畫，臺上供著許多古玩。鳴皋道：“大哥，這裏一定是非非的臥室，你看他如此的陳設，我雖枉為維揚首富，卻不及這賊禿。”弟兄二人正在看視，忽見那禪床上面頂板自己活動起來，向下面落將下去。鳴皋道：“這也奇了。”便將雙手把頂板托住，往下一看，叫聲：“大哥快來！”不知下面是什麼東西，且聽下回分解。